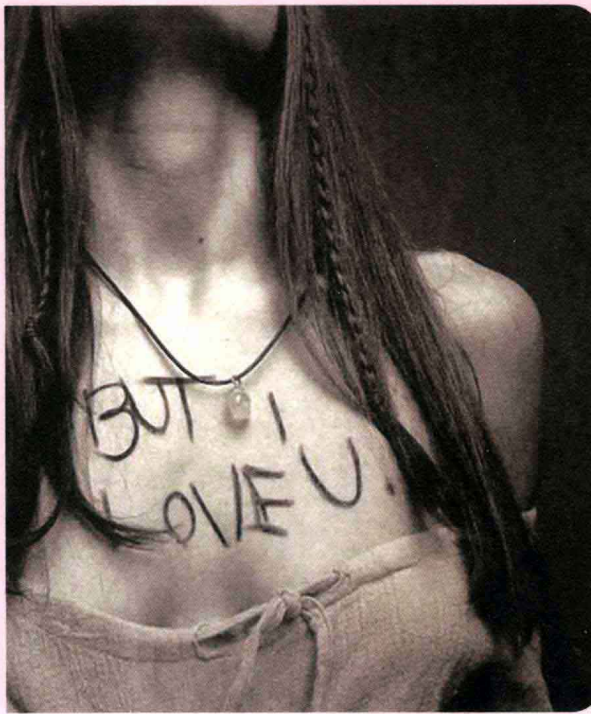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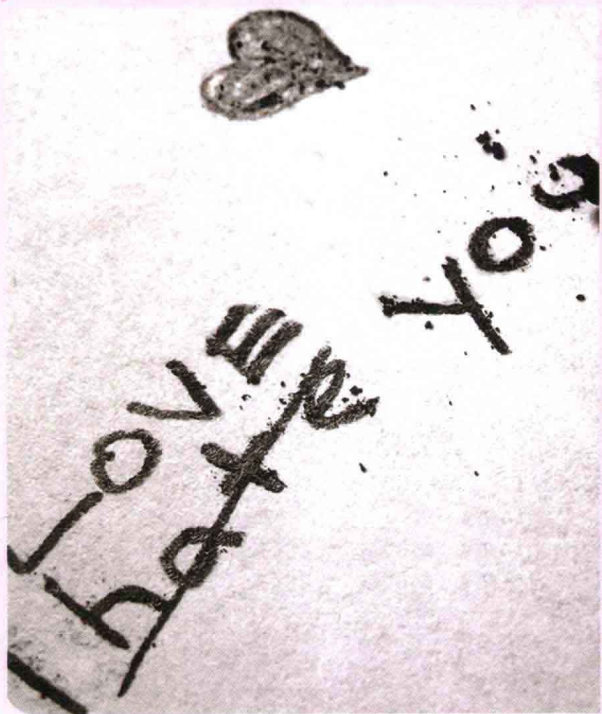




他们说，一个人一生，只会拥有一次真爱
那如果已经幸福过，灿烂过，燃烧过，留给时间的是不是就只有灰烬

我离你 一件婚纱的距

爱新觉罗氏 著

网络原名《高干儿媳的艰难再婚路》
新浪读书一千九百万点击超人气小说



我离你 一件婚纱的距离

爱新觉罗氏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离你一件婚纱的距离 / 爱新觉罗氏著. —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12.1

ISBN 978-7-229-03295-1

I. ①我… II. ①爱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00584 号

我离你一件婚纱的距离

WO LINI YIJIAN HUNSHA DE JULI

爱新觉罗氏 著

出版人: 罗小卫

策划: 马春起

责任编辑: 刘嘉 郭莹莹

责任校对: 郑小石

封面设计: 艾瑞斯数字工作室 clark1943@qq.com

版式设计: 第七印象 白咏明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: 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

重庆市联谊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 023-688094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20mm×1 000mm 1/16 印张: 21.25 字数: 364 千

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03295-1

定价: 26.8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CONTENTS

目录

- 第一章 《最美》 / 001
- 第二章 女人花 / 018
- 第三章 转身,遇到你 / 035
- 第四章 遁入他的眼 / 051
- 第五章 他的视线,有她 / 067
- 第六章 冷美人 / 084
- 第七章 焦点 / 101
- 第八章 意外,源于偶然 / 118
- 第九章 碰撞之声 / 134
- 第十章 耀眼 / 152



第十一章 变化,风在指尖 / 169

第十二章 锁上心门 / 186

第十三章 依赖 / 204

第十四章 浪漫 / 221

第十五章 静静守候 / 237

第十六章 依恋 / 255

第十七章 取暖 / 271

第十八章 劳燕分飞 / 288

第十九章 泪眼相见 / 305

第二十章 爱,在继续 / 322

一件婚纱我的距离



第一章 《最美》

艺术之都法国巴黎，一场由摄影爱好人士和青年艺术家联合举办的“为我心动”摄影展，在有名的 GalerieKreo 画廊开展。

首展日的剪彩刚刚结束，灯光映照的展厅内，便聚集了来自各方的艺术爱好者。他们流连观赏，脸上频频浮现惊叹之色。一幅来自中国，署名《最美》的巨幅照片，成为本次影展中最受瞩目的作品。在它面前，驻足观赏的人络绎不绝。

“真美！”跟着导师来巴黎参加学术研讨会，专程赶往此画廊观看影展的中国籍杭州男子杨天宇盯着灵动的照片，清秀的脸上满是赞赏，照片中的女孩令他情不自禁地想起他心爱的人陈思琪。她也喜欢西湖，常常流连于长廊，但不会那么巧闯入别人的摄影画卷。

“很美！”风度翩翩的韩国首尔男子吴俊基停住脚步，惊愕地望着《最美》，惊叹不已。

“它真的很美。”杨天宇目不转睛地盯着动感的巨照，湖光怡人的西湖美景，动感拍摄捕捉的刹那，让这幅照片充满生机。

《最美》的作者罗炎踱着步子，手持香槟，来到二人身后。小麦色的肌肤透着红润，希腊式挺直的鼻梁上架了副眼镜，但依然不能遮挡他那迷人眼睛透出的光亮。他冲侍者勾勾手指，轮廓很好的唇稍稍开启，命侍者端来酒具，邀请二位驻足欣赏而不舍离去的观赏者共饮：“很高兴，你们如此喜爱这幅作品。”

说话间，他深邃的目光注视着自己的得意之作。西湖在他的作品中，美得动人心魄！满池的荷花，流露着盎然生机。照片上女人的侧影，配上长裙飞扬的动感，七色彩虹画龙点睛……

杨天宇欣然举杯：“西湖比照片上，更美。”

吴俊基摇晃杯中香槟，那浅黄色的泡沫令他心醉：“我没去过，有机会一定去看看。我对中国很好奇。”

“值得一看。”罗炎高举酒杯。

巴黎，他来过无数次，但他此行，感觉肩上的担子很重，因为他充当了艺术的使者，而不再只是“飞龙”实业房地产集团总裁——一个普通的商人。

三位男士，不期而遇，话语间仅围绕《最美》、杭州还有西湖，闲聊虽仅是几句，却也十分投缘。

杨天宇惦记着待会儿要参加的国际学术研讨会，不得已率先告辞。

“很高兴认识您，下次韩国见。”吴俊基友好地递上名片。

未道出自己是照片作者的罗炎，礼貌地回赠名片：“无论是杭州，还是纽约，到了，就给我电话。”

飞龙实业，吴俊基没有记忆，但罗炎的大名，他印象深刻。美国《财富》杂志、《花花公子》杂志都刊登过有关罗炎的报道，称他为“中国现代最有眼光的男人”。

吴俊基惊愕地看着近在咫尺的罗炎：“请问，您就是在去年的经济危机中，买了很多土地的那个罗炎吗？”

罗炎爽朗而笑，成功的喜悦，他感受过无数次，旁人羡慕的眼光，他已不足为奇。他微微点头，谦虚道：“只是偶然。”

《最美》挂在洁白的墙壁上，五彩的射灯将它渲染得神秘诱人。照片上那灵动的画面，完全是偶然而来。

照片《最美》的拍摄，要从几月前，罗炎回国到西湖边采景，参加民间小型摄影会展说起。

那天，一连数日连绵阴雨的天气，终在这日午后放晴。西湖边，弯曲的游廊上，按捺不住赏景兴头的游人，拿着雨具，欣然出游。

波光粼粼的湖水，映衬着洗净的翠绿山色，随风摆动的杨柳，点缀狭长游堤，沐浴着雨后从云端缝隙中射出不甘寂寞的阳光，显露着生机。

漫步西湖，是二十三岁的陈思琪最惬意的事，这里有她童年最愉快的记忆。

她尖尖的瓜子脸不施脂粉，已经白皙得宛如剥了壳的鸡蛋般细腻，两道弯弯细长的秀眉下，乌黑发亮的大眼睛，纯净得犹如清澈的湖水，细巧而挺直的鼻子，都透露着灵气，不点而红的小嘴轮廓分明，柔唇微启，更显少女纯净。

她清纯的美引得了赏景游人注目的眼光。但少女含笑的眼底只有圆圆的荷叶和羞涩的荷花。恍惚中，她又看见了年幼时，跟着母亲游湖迷路的情景——

“姐姐，别哭。我给你吃莲蓬。”她又累，又饿，又怕时，遇到了笑吟吟的胖男孩。

幼小的她，莫名地伸出手，接过男孩递来的莲蓬，学着男孩的举动，哽咽着剥出莲子，塞进嘴里。

时光飞逝，儿时的记忆早已模糊，她不记得男孩的模样，但，阳光散在男孩肩头，那



PAGE-002

我离你
一件婚纱的距离



张朝气的脸,则给了她最清晰的记忆。当然,还有那清甜的莲子,从此烙进了她的心底,也因此,她爱上曾遇到男孩的西湖……

她颇长苗条的身材,肩头披散的长发,白色简洁的衣裙,却让不远处来此拍摄取景的罗炎,看得皱眉。

罗炎对着白裙女孩,懊恼地反复比画着拳头,大嚼着随手扔进嘴里的莲子,深邃的眼底显露被打扰的不悦。

他抬高将脸遮得低低的帽檐,透过镜头观察选定的风景,希望能避开闯入镜头的女人。

他吐掉口中略显苦涩的莲子,冲着远处的女人大嚷:“小姐,你能不能让一让?”

喊声,淹没于蜿蜒护堤上路过的游人,兴致勃勃的欢笑声中。

罗炎懊恼地看着那女人,等待,却成全了他最奇异的景致——天边出现了斑斓的彩虹,而这搅扰他创作的女人,正好站在彩虹的下方。

“太棒了。”罗炎兴冲冲地按下快门,用胶片记录了上苍恩赐的美景。

碰巧站在罗炎镜头里的陈思琪,彩虹下裙摆飘扬的背影,成了照片中,最美的一角。

罗炎兴奋地一把拉掉帽子,随意地抛向空中,他要多拍几张绝美的照片,满载而归。

又一轮等待,他小麦色的肌肤被炙热的天气蒸得发红,汗水顺着挺直的鼻梁,如珠般落下。

他耐着性子等待,因为美是需要用心体会和等待的。他希望,能有更大一些的风,撩起“自愿”成为他的模特女人的裙子,捕捉类似“玛丽莲·梦露”那种性感的影像,或者拍到女人肩头洒落霞光,朝气蓬勃的美……

一阵热浪涌过,夹杂着天际播撒的雨滴,没有预兆地落下。荷花池畔的陈思琪,撑开了手中的伞,欣赏着雨打荷叶的美景……

雨水将圆圆的荷叶,压得很低、很低,婀娜绽放的荷花摇曳风中,粉红、洁白的花朵,散发着淡雅的清香……

“对不起,等久了。”身材挺拔的杨天宇,小跑着来到陈思琪跟前,清秀的眉宇间满是歉意。

陈思琪将手中的伞移了移,为杨天宇遮挡袭来的雨:“没关系。”

淡绿色的伞,挡住了两人的大部分背影,可怜辛苦为镜头支撑雨衣,拍摄佳人与美景的罗炎,长长叹气:“真是糟蹋风景。”

伞下，陈思琪轻轻地问：“为什么约我来这里？”

“我有话……想对你说。”杨天宇低低的声音，流露着温情。

“哦？”

“我……我……我喜欢……你。”

“啊？”

“很久，很久，很久以前，我就喜欢你。”

“我……”

“我很认真……”

“天宇！”

……

小小的雨伞，挪了挪，两人间的距离缩短了，雨伞的高度，降低了，伞下说话的声音，放轻了。

“该死！”罗炎烦躁地拉拉被雨打湿的衣裳下摆，看着镜头里的男人背影，啐骂。

罗炎气急败坏地咬紧牙，意兴阑珊地收拾摄影器材，草草结束拍摄。

“哗——”倾盆大雨，猛地袭来，被浇得透心凉的罗炎，暗暗庆幸自己聪明地提前一步收拾了摄影器材，窃喜地扯开公鸭嗓，放声歌唱。

而他心目中天赐的模特——陈思琪，却依然站在原地。

“啊？今天是你妹妹杨凌结婚的日子？”陈思琪声音里夹杂着惊奇。

“我妹夫人不错，两人很般配，我爸也这么说。”杨天宇将手试探着伸到陈思琪背后，终未敢抚上她纤细的腰。

陈思琪微微侧头，无意间迎上了杨天宇含情脉脉的眼神，两颊泛起红晕，羞涩地避开。

手机里，传来喜庆的旋律，打搅了浓情蜜意的两人。

“天宇，你到酒店来的时候，先去趟影楼。”神采奕奕的杨老，看着女儿焦急的脸。

“影楼？”

雍容华贵的杨母疾步走到丈夫身边，说了声“我来”，匆匆拿过丈夫手中的电话，“凌凌补妆的时候，把新娘捧花落在影楼的化妆台上……”

杨天宇被电话那头伴着母亲说话声，同时传出的喧闹声，吵得皱眉。

他含笑着应声：“知道，捧花的事，交给我就好。”

陈思琪用胳膊碰碰杨天宇，用唇语道：“你家办喜事，不能耽误，我送你去停车场。”

杨天宇冲陈思琪点点头，举步向停车场走去。





曲曲折折的荷塘边，一池袅娜的荷花荡漾于摇曳的风雨中，雅致的美景朦胧中透着诗情画意。

日月交替，时光如梭，两月前的过去，早已随风滑落。

罗炎参加小型摄影展的《最美》，受到各界好评，被推举为“最有潜质的作品”，踏上了法国巴黎举办的青年业余摄影展路途。

在法国巴黎，他每每遇到观赏者，对自己的作品流连忘返，都忍不住去听听他们的好评。

回国后的第一件事，他就是将自己的丰功伟绩播报出去。

“求你了，你不是告诉过我了吗？”罗炎的堂兄——罗烈加班处理着公务，漫不经心地回答。

罗炎拉扯着领带，自吹自擂：“我发现我不仅经营有头脑，也是个艺术家，很善于捕捉……”

话没落音，罗烈看见传真机里吐出了紧急公务，匆匆地第N次恭喜：“这消息简直太棒了。”

“喂，喂——”罗炎对着急速收线的手机，催促道。

好在他不介意，刚举步走向楼梯，便又将喜讯通知了母亲。

“真的？你在西湖拍的照片，在巴黎获奖了？”倚在白色意大利皮沙发上打盹的罗母，瞬间精神百倍。

罗母高亢的喜悦之声，引来了练着太极拳、头发花白的罗老太太转身。

罗母站起身，掀去身上盖着的薄单，拿着电话，疾步来到两眼闪光的婆婆身边，将与儿子正通着的电话，递了过去：“妈，您听听。”

罗炎听到了母亲对奶奶说的话，不厌其烦地重复着自己超水平发挥拍出来《最爱》的创作过程，赢得了比他预期更多的夸奖。

他沾沾自喜道：“奶奶，以后我准备在‘飞龙’空闲时，请您当我的模特……”

罗老太太听得嘴都笑得合不拢，捂住话筒，直跟媳妇夸孙子：“我们炎，就是能干，比他爸强。”

罗炎的确能干，当年的边缘少年，家人眼中的问题小子，几经磨炼后，出落成堂堂男子汉。他没有继承祖辈留下的罗氏企业，而是用父亲给的首批资金，详细地调查市场后，在美国打下了自己的江山。

罗炎收到了他理想的夸奖，心满意足地挂上电话，拿了盘最喜欢的唱片，欣赏着悠扬的旋律，享受惬意。

参加过法国巴黎学术研讨会的杨天宇,比罗炎晚一些时候踏上归途。

“在这里。”陈思琪冲着跟着导师,缓步走出机场的杨天宇挥手。

哦,忘了!杨天宇这才意识到,自己犯下的严重错误:他该为陈思琪带回参观摄影展时的宣传资料,因为宣传画册上,有《最美》的图片。

推着行李的他望着陈思琪娇媚的脸:“我忘了件事,在法国,我看到了一幅照片,女主角很像你……”

陈思琪腼腆地冲杨天宇的导师含笑点头,与二人并肩走出机场:“现在才想起,该罚。”

导师识趣地坐到了大巴的最后一排,为他心爱的学生与女友留下了相处的空间。

陈思琪正与杨天宇闲聊,包里的CALL机“滴滴”报响,她自嘲地一笑:“用惯了,懒得换手机,还省钱。”

杨天宇从腰间取下电话,递给看CALL机号的陈思琪。

“思琪吗?”陈思琪兴高采烈的声音,从电话那头传来。

陈思琪不解道:“哥,怎么啦?”

“我有工作了。”陈思琪一字一句地说。

“真的?”

“嗯,下周一,就到街道办的残疾人工厂上班。”

“太好了!”

……

陈思琪为良久才等到这份工作的哥哥窃喜,眉尖的笑容洋溢,嘴角的弧度微扬,心情随着谈笑而飘扬。

可碰巧以陈思琪为模特的罗炎,则绷着一张脸。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,他拍摄的《最爱》竟在荣归故里的途中,离奇失踪。

“不好意思,我们会赔偿您承受的损失,具体赔偿事宜,还请您稍等……”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,礼貌恭敬地回答。

罗炎剑眉紧蹙,将电话递给了秘书,他要的是自己的真迹,不是金钱上的补偿。他烦躁地起身,丢下句“我出去转转”,大步走出了豪华明亮的总裁室。

罗炎拍摄的照片,在他的生活中,影响力极小,仅限于他家的妇女们成为了他的粉丝。其他人,就连他的死党王强,对此都表现得不十分热衷。

电话那头的王强“呵呵”一笑,道:“没事,过段时间,你再带着相机,到深山老林里走一走,就能拍到《最喜欢》、《最感动》、《最纯洁》……没关系的。”



PAGE 006

我离你
一件婚纱的距离



罗炎驾着车,驶出“飞龙”,闷哼一声,笑骂:“听你那边的声音,就知道你在你的小卖铺里转悠,什么逻辑?没见识。”

“什么啊?我是做商超的……”

罗炎懒得与王强废话,但王强的一堆调侃,倒是在他脑海中,有了个不成型的想法,不,应该说是艺术的灵感,抽空到西湖边,撞撞好运气,说不定能遇上再次给他灵感的人。

他将车泊到老地方,凭着记忆,沿着苏堤,缓缓地走向“好运气”的荷花池边,程序与当时他拍摄《最美》一样,那佳人的出现就是必然。他嘴角含笑,轻哼着歌,等待再次从天而降的“好运气”。

不远处,《最美》的女主角陈思琪漫步白堤,拉着姐姐陈思怡的女儿豆豆,赏着水中游动的小鱼。

“美。”豆豆指指湖里斑斓的锦鲤,甜甜地笑。

陈思琪剥了颗最爱的莲子,送进嘴里。甘甜的滋味萦绕舌尖,她温婉一笑。

“我来晚了,又害你等我。”杨天宇碎步跑着,踏着满天星斗而来。

陈思琪含笑着摇头,看着痴痴望着湖水的豆豆,憧憬着美好的未来,轻声说:“如果将来……我们也能一起天天来这,散步……”

杨天宇微微一愣,身边走过的抱着小孩的一家三口,让他明白了陈思琪的话外之音,会意地接了下面的话:“无论我在哪,我都想着你。”

豆豆莫名地跑开,陈思琪避开杨天宇灼热的目光,追豆豆而去。

璀璨的星空下,波光粼粼的湖水,倒映着狭长的湖堤,偶尔袭来的风,舞动着纤细的柳枝,也留下了漫步西湖的人儿,窃窃的低语。

“你很喜欢荷花?”杨天宇怀抱着跑累了的豆豆,与陈思琪来到了荷花池边。

陈思琪望着满池丰姿摇曳的荷花,轻嗅着空气中流动的淡雅香气,将头靠到了杨天宇的肩上,轻吁:“荷叶罗裙一色裁,芙蓉向脸两边开。”

杨天宇感受到肩上陈思琪脸蛋传来的温度,微微侧头,望着她沉醉的脸出神。

荷花池的另一侧,罗炎懒懒地斜靠着护栏,无聊地瞪着三三两两的男女,尤其不喜欢站在湖边的陈思琪那“一家三口”,因为,他们站的那个位置,在他的记忆中,只容得下《最美》中的完美女主角。

他看了眼身边走过的,兜售莲蓬的小贩,扬声道:“给我几个莲蓬。”

小贩对罗炎笑笑,晃晃手中残破的莲蓬,扭头冲陈思琪“一家三口”努努嘴:“先生,这是挑剩的了,他们都买光了。”

罗炎摆摆手，看了眼那背对自己的“一家三口”，无趣地耸了耸肩，意兴阑珊地转身离室。

陈思琪随意地环顾四周：“晚了，我也该带豆豆回家了。”

“嗯。”杨天宇轻应一声，跟着陈思琪，顺着湖堤，向前而去。

只是，与身后“一家三口”相隔不过十来米的罗炎，始终没有停下脚步，错过了他梦寐以求《最美》中的最佳女主角，也错过了他曾偶尔搭讪，谈论《最美》的观赏者。

错过，走过，路过，仅是路人。

缘分却在冥冥中，注定。

有时，转身，就能遇到；但，转身，并不容易。

陈思琪轻嗑着莲子，笑意绵绵；罗炎懒懒地拖着腿，无聊至极……

时光从指间划过，留下的是美好的记忆。昔日的少女，在爱的滋润下，成为了甜蜜的小女人。张扬的青年，在岁月的磨炼中，愈发个性。

罗炎没有因岁月而改变他的秉性，“风风火火”依然是所有人谈论他时，给出的评价。他不以为然，活，就要活得自在。

“不达目的，誓不罢休”的豪迈之气，令他为寻找最佳上镜女主角，反复在街头“采风”。巴黎、罗马、伦敦……所到之处，皆留下他拉风的身影。

最终，他感到无奈，只有在杭州，他才遇上过上天赐予的女主角，成就过一幅旷世之作《最美》。闲来无事，他再次驾驶爱车出游。

“呜——”马达轰鸣声，引得了陈思琪所带假期活动班级学生的瞩目。

“真酷！”陈思琪的学生羡慕地感叹。

“早点回去了。”陈思琪冲成群结队回家的学生挥手，嘱咐道。

几步之遥的罗炎将车驶进停车位，对着后视镜，整理着被风吹乱的发型。

陈思琪不时地冲对自己道别的学生挥手，走过罗炎的车边，他那绚丽蓝的法拉利跑车，吸引了她目光。

流线型的车款，夸张的造型，使她不禁放慢脚步。

罗炎抬抬墨镜，推开车门，差点撞上了缓步经过他车边的陈思琪。

：“对不起。”陈思琪微微向后退了一步，目光仍注视着车身色彩缤纷的喷画，轻声道歉。

罗炎抬眼间，被美艳的陈思琪震撼得移不开目光，不自觉地挺了挺背脊，希望他的形象完美。

陈思琪目光顺着罗炎修长的腿，上移，望向他俊美的脸时，被那气宇轩昂的气势镇





住。他周身流露着时尚气息，令她想到了华尔街的成功人士。

罗炎凝视着一袭白裙，娴静的陈思琪，眼眸中涌动着窃喜，这就是灵感！他确定！结识她的冲动，瞬间而起。

陈思琪讪讪而笑，经过止步的罗炎身边，向前走去，她身上淡淡的荷花香气，在空中播撒……

罗炎关注的眼神，伴着衣裙缥缈的陈思琪脚步的移动，而转移。

他猛然伸出手，薄唇微启，可他又觉得这样唤住偶遇的女人，让她做自己摄影照片的模特，轻浮而唐突。

“先生，买花……”附近传来小贩的叫卖声。

罗炎灵机一动，疾步来到小贩跟前，嘀咕几句，打着口哨，走进了装修考究的茶楼。

他的身后，他叮嘱过的小贩，急匆匆地奔陈思琪而去：“小姐，穿白裙子的小姐，等等……”

“你叫我？”陈思琪停住脚步，侧头看着跑到身边的小贩。

“这是开跑车的先生，送你的荷花。”小贩将手里拎着的一篮荷花，送到陈思琪跟前。

“啊？”陈思琪扭头张望着曾与罗炎相遇的地方，一脸疑惑。

“先生说，他希望认识你，他……想请你……做什么模特……”小贩回忆着罗炎的话。

陈思琪抿嘴而笑。

“那位先生还说……他就在前面的茶楼等你，你一到茶楼，便能看到他。”小贩伸手指向罗炎刚走进的茶楼。

陈思琪笑着摇头，她是个普通的老师，无意结识星探，收了罗炎让小贩送的那一篮荷花中的一朵，留下句“麻烦你帮我带个话：我不懂表演，做不了模特”，便转身离去。

小贩将陈思琪的话，捎给了餐桌边的罗炎。

罗炎郁闷地透过玻璃窗，望向远方，心中不免有几分失落……

或许，他该亲自与那女人搭讪，因为他有足够的说服力；或许，他该让小贩将话说得更清晰些，因为小贩很可能让那女人觉得他罗炎是个花花公子；也或许，他该附上名片，他相信那样比较有说服力……

落日浸染了云彩，红透了遥远的天际，清秀的西湖，在这个迷人的黄昏里，披上了金色的外衣。远处青翠的山峰，恍惚间，庙宇里传来的钟声，还有，那流光溢彩的湖里，婆娑婀娜的荷花，在晚风中摇曳，层层叠叠的叶子，颤动着魅力。画面飞舞的几只蜻

蜓,偶尔跃出水面的锦鲤,为绝美的西湖,平添了娇娆与神秘……

春去春又回,又是一年夏天。从杭城离开的台风,步履匆匆而过,妩媚的荷花,多半还躲在荷叶的夹缝中,休养生息。而,曾在荷花池畔,吐露爱意的男人,却撒手人寰。

泪迹斑驳的陈思琪,猛地推开出租车车门,踩着雨后还未退去的积水,“哒哒哒”地奔进了医院的住院大楼。

她无法思考,随手拉住经过身边的一位护士:“小姐,电……电梯在哪?”

护士伸手指了指电梯的方向:“那边。”

二十分钟前,陈思琪还在学生韦冰家家访,与他母亲讨论着如何教育顽皮的他。可一切在瞬间改变,一通电话,令她从平静中跌入恐慌谷底。妹夫顾大全虽在电话里,反复澄清——杨天宇仅是车祸,送往医院,现正在抢救!

而她已慌乱无比,心有着撕裂般的疼痛。

医院大厅里的她,使劲地跑,迷茫地找,电梯,电梯在哪?忽然,她看见了一个男人跨进电梯的背影,拔腿跑了过去。电梯门合上的瞬间,为及时地赶上这趟电梯,她不顾一切地将手插进了门缝。

这时,电梯里唯一的乘客罗炎,倒抽了一口凉气。惊愕间,他一掌击在开门键上,才发现电梯门已缓缓打开。

他定睛看着这只插进电梯门缝的纤纤小手,深邃的眼底布满担忧。

门外挽发的陈思琪,凤眼微红,神情凝重,纤细的身体微微颤抖。她迈开修长的腿进了电梯,用那只被电梯门夹得发红的手,伸到按钮前,按下了所要抵达的楼层数字。

罗炎担心地问:“小姐,您的手没事吧?”

“没,没。”

陈思琪低低的抽泣声,令忍不住打量着她的罗炎,惊为天人。只是,她太忧伤了。而那次夕阳下,有意请她做模特的邂逅,他早抛到九霄云外,丝毫没能记起。

陈思琪决堤的泪,让罗炎心生怜惜。他从兜里掏出半包纸巾,递给她。

陈思琪神情恍惚地接过纸巾,罗炎伸到跟前的手,让她再一次想起了荷花池畔,丈夫向自己倾诉爱意,对天盟誓“爱你五十年不变”,和他为自己套上戒指求婚时的情景。

而今,喜悦被眼泪代替,欢喜被震惊打破,平静被噩耗击碎。

她的泪水更肆意地涌出眼眶,不停地抽泣中,眼眸一次次被泪水迷糊。她抬起头,眼眶里盛满的泪挡住了她的视线,她没看清对方的脸,哽咽着礼貌道:“谢谢。”

电梯门“哐”地打开,陈思琪抬头看了眼电梯楼层的数字显示,拔腿跑出了电梯。



PAGE-010

我离你
一件婚纱的距离



电梯里的罗炎叹了口气，回荡耳畔的低低抽泣声，几乎令他窒息。他微探身子，望向陈思琪狂奔的背影，替她忍不住感伤。

他伸手按下关门的电梯键，无意间发现地上遗落的发簪，弯腰拾起，不禁对手中这簪头的精妙设计和工艺赞不绝口。他伸出修长的手指，沿着那簪头镂空的繁体“荷花”字划了一遍又一遍，名家设计？还是有什么特殊的含义？他眼角的余光，瞟了眼陈思琪站过的位置，是她的？好像她挽发……

赶往病房的陈思琪，等待她的，却是杨天宇去世的消息。她哭倒在渐渐冷却的丈夫遗体上，源源不绝落下的眼泪，浸湿了丈夫胸前带血的衣襟，“天宇，你起来。我求你了，你起来啊……”

病房里杨天宇最亲的家人——他母亲，那贵妇般的脸上，双目透着寒意，震怒让她的嘴一次次地抽动。恨得咬牙切齿的她，一把甩开搀扶着她的女婿——顾大全的手，奔到亲吻儿子额头的媳妇身后，抓住她的胳膊，使劲往后一拖，破口大骂：“你这扫帚星，从你跟天宇谈恋爱开始，天宇就麻烦不断。”

顾大全剑眉微拢，国字脸“刷”地一下变了颜色，他三步并作两步，来到岳母身旁，薄唇轻启：“妈，您心脏不好，别动气。”

杨母没等女婿的话落音，哭喊着，捶打儿媳妇：“你这祸害，害得我们天宇活生生一个人，现在躺在这里。你满意了？”

陈思琪毫无闪躲之意，她任婆婆的拳头挥打在自己身上，抽泣着，“咚”的一声跪在地上：“妈，我，真的……”

一旁的杨家亲戚齐齐上前，这才拉住了悲愤不已的杨母，规劝着，搀扶她，走出病房。

陈思琪几次因痛心疾首而哭昏，醒来后的她，被亲戚们搀扶到住院大楼前的花园里，透透气。

她忧伤地看着拐角处小池塘里洁白的莲花，哀怨地抽泣。

从前，天宇对她许下的承诺，都如同那被台风推倒，残破池塘中的睡莲般，泯灭。那荷塘中七零八落的荷花，一派落寞。

“我想去陪陪天宇。”陈思琪看了看陪着父母而来的何洁，举步走向住院大楼。

何洁点点头，小眼睛里盛满悲伤，疾走几步，陪着陈思琪向电梯而去。

而拾到荷花簪的罗炎，则结束了在陈思琪跨出电梯的那楼层，寻找它主人的行程，走进了拐角处的另一部电梯，电梯门缓缓合上，也将楼道里撕心裂肺的哭声，关在了门外。

他缓步走向停车场,路过小池塘边时,空中弥散的淡淡荷花香气,让他脚步微顿,头侧望向摇摆的荷花。他听着角落里传来的蛐蛐声,不由稍稍抬头,望向天际的那轮下弦月,莫名感到身边到处都泛着诗情画意,伸手摸了摸荷花簪,嘴角微扬。

荷花簪的主人陈思琪,痛失最爱。她呆呆地凝视着丈夫曾躺过的病床,神情凝重,泪,成了她所有的语言。

最后一位知道杨天宇出车祸的杨老,正怀揣着忐忑不安的心,从首都机场,坐上了飞往杭州的班机。

“天宇怎么会出车祸,都抢救这么久了,还没有脱离危险……”杨老忧心忡忡地望着窗外漆黑的天际,握着的帕子,被他手心溢出的汗,加深了颜色。

坐在杨老身边的助理,轻声安慰道:“杨老,我们上飞机前,大全不是说,我们到了,见面再说,就是表明天宇没事。您别太担心。”

秘书附和道:“杨老,我记得上回警卫员小吴出车祸,伤了腿和胃,手术也做了好几个小时,您别想太多了。”

杨老微微点头,但心的跳动依然没有节律,始终慌乱不安。几小时后,他的心,痛到了极点,他拥着儿子冷却的身子,失声痛哭……

他最疼的孩子,却先他一步离世。恍惚中,他还能听到儿子叫他“爸爸”,陪他饮茶……

可两月前的一别,居然成了诀别。生死两别离,白发人送黑发人。杨老拥着妻子,病房里回荡着凄惨的哭声。

窗外,那池残破的荷花,因夜间偶尔袭来的风摇曳不定,几片焦黄的荷叶,轻拍着池畔的小石鼓,更显凋零。

最爱荷花的陈思琪,让何浩买来了许多的荷花,摆放在杨天宇灵前,用心说着她对他不变的誓言……

顾大全看着嫂子精心地整理着杨天宇周围的每一朵荷花,深邃的眼底,泛起泪光,虽不能明白荷花在陈思琪心中代表着什么,但荷花的淡雅香气,却让他的心,不经意间变得柔软。

: “大全,罗阿姨他们来了。”杨天宇的妹妹杨凌,眼圈泛红,娇媚的脸上,挂着残留的泪水。

顾大全轻应一声,拉拉侧头抹泪的妻子:“我们出去吧。一会儿,市委协助我们办葬礼的人,该来了。”

杨天宇英年早逝,他的葬礼,在市委领导的协助下,顾大全夫妇全权操办中,陈家